

▲周宏伟 散文作品

故乡的眼睛



入冬前，我在前洲街上碰到读高中时的季同学，无意中聊起老家的东林庵。兴之所至，我们一并驱车前往。

一路上，季同学兴高采烈。我们开车经过塘村、田里徐家、后水门到达黄石街西街的华家宗祠，当地人称作华祠堂。华祠堂于康熙年间建成，三进两侧厢，还有三间“发财堂”。院内以回廊相连，据说这里原有两棵三百多年的龙爪槐，后来不知何故消失了。华祠堂曾被改建为黄石街小学，近年才得以恢复。

没有黄石街，就没有东林庵。

相传在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建立新朝，迫害忠良。时有忠臣朱沙宝受朝廷排挤，弃官为民，举家从安徽凤阳迁徙江南，在太湖之滨围湖造田，兴修

水利，拓荒种地，造福百姓。一些正义之士慕名相继来此聚居，农忙种田，农闲论道，评议时政，他们的道场名为“崇义楼”。随着聚居人群越来越多，渐渐形成了街市，唤作“崇义街”。清朝入关后大兴文字狱，崇义楼名存实亡。崇义街亦因街面铺满黄色石板而改名为“黄石街”，并沿用至今。

汽车驶入了东村桥，远远就看到一大片绿油油的稻田，向着天边延伸，田里竖了一块古铜色大木牌，上书“稻花香里”。沿村道左转，过一座小小的水泥桥，庄严肃穆的东林庵就出现在眼前。我们沿着围墙转了一圈，发现东林庵的选址很有特色，四面环水，仅有一条小路从寺门前经过。

东林庵古称“真武堂”，供奉真武

大帝。明清时期，真武堂同时供奉关羽（伽蓝菩萨）、华佗（药王菩萨）和观音菩萨，故真武堂亦称“观音堂”。当时百姓缺医少药，常来此求取华佗仙方，据说十分灵验，于是这里成了热闹繁华之地。每年的农历八月十五华佗圣诞，观音堂香火旺盛，烟气缭绕。

清朝咸丰三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咸丰十年，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军攻占无锡。同治二年九月，李鸿章亲率数万淮军对无锡形成了合围之势，而李秀成也调集了十余万大军，力图一举击败淮军。双方在高桥、东亭、梅村一带展开了会战。经过数场激战，太平军顶不住淮军的洋枪洋炮，只得撤离无锡。太平军中有女兵数人，来不及撤退，逃到崇义街东面的

观音堂内，换上僧服，诵经念佛，避过了淮军搜捕。据说，女兵原为明末东林党传人，本欲借太平军的势力反清复明，虽然太平天国运动已失败，但她们志向不改，为明心迹，改观音堂为“东林庵”。

时代变迁，沧海桑田。东林庵被岁月荡涤，只留下一些断断续续的故事。经过多方努力，2004年无锡市宗教管理部门批准重建东林庵，名称正式改为“东林古寺”。大雄宝殿、天皇殿、念佛堂、禅堂、藏经阁等仿古建筑拔地而起，之后续建了讲经堂、方丈室、寮房、放生池和临终关怀中心，门前还建起了广场。如今，东林古寺占地面积六千多平方米，建筑布局错落有致，古朴大方。古寺内梵音悠扬，古

寺外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周围有大片的稻麦种植基地和水产养殖基地，还有一百多亩梅花培育基地。

通往东林古寺的几条河流，经过清淤疏浚和生态修复，河水清澈见底，能看到水底的沙石和游动的小鱼。阳光洒在水面上，泛起粼粼波光，如同无数颗闪烁的宝石。岸边绿树掩映，远处白墙黛瓦，东村桥沿河景观带终成一景，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城里人前来观光。

回程时，季同学一言不发。他家的祖屋早已拆迁，父亲的墓穴尚在，村口那条老黄狗悠然地走过来，热情地舔他的脚趾。

东林古寺是故乡的眼睛，它看着我们悄悄成长，也看着我们慢慢变老。

探寻诗性世界的禅意风景

——读王相华诗集《山风吹过》

周德龙

第一次拜读相华兄的诗歌，就有了一种自我对镜的感觉。他的诗歌大多是在阐述一种禅性，有对生活的深度诠释。他以内修见世界、见众生的态度，决定了他诗歌的走向。

有的时候，流水是他时间的意象；有的时候，星星是他落魄时的温情。更多的时候，是以布道者的身份走近世人。

王相华是一位素食主义者，对儒、释、道都有涉猎，所以他总会以慈悲的视角看待万物。他总能从叶脉中洞见生命的规律，也总能从一片云或一粒沙里探寻内心世界，通透与觉受是他折射出生活境界的高度。他多维度的思维，总能以立体的方式启迪人心，温暖心灵。譬如《有酒可温的黄昏》中写道：“追着落日继续西行，巨大的影子在酒杯里晃动，内心的热量，随着脚步升温。一定是想起某个人：落魄时给我星星，黑夜提着人间灯火，从悬崖，引渡我走出阴影；不再担心夕阳落山，雨后彩虹作别的姿势。多像流云在天空画出：空酒瓶的轮廓，装满了中年后的故事——这醉意黄昏的秋风不再说话，沉默只容得下我此刻脱口喊出的名字。”

“诗歌最能触动人的，是来自一个人的德行与修为”，这是王相华常提起的创作理念，我深信不疑，同时对他的思想高度敬佩不已。我们创作诗歌一定是为自己的灵魂或某个灵魂找到出口，而他的诗歌一直在为别人燃亮灯盏，从每一个细节，从每一个朝暮，拉开真谛的弓，撑起慈悲的弦，射出温暖的箭，给迷茫者开启一道光明的门。

我记得，王相华有一首发表在《诗潮》的诗《独角兽》，写得棒极了：从具象轮廓，到虚设的高度，几千年没有改变过。体白，独角，头顶深红，眼睛深蓝，

它的美，是孤独里的另一种生命，就像一个梵行人中，离俗世的距离，越来越远。多像那些年顽固不化的自己，与其不同的是，我仍然活在这人间烟火里，爱憎分明，坚守与随缘。在之后的一百年或一千年，它还是一头神兽，指着世人的江山，而我早已化为泥土，生长着万物和没有棱角草木。

从这首诗里，我读到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并在这素雅的句子中，看见了破天的惊雷，里面暗藏着不可言喻的天机，同时也道出了他的心声。

王相华的诗歌经常采用内韵与外韵的手法，使诗歌具备音乐美。当我们开始诵读他的诗句，我们就会被引入他的秘境，仿佛在用他的诗句来透视自己的灵魂。他的每一首诗，都会采用阴阳技法，使诗歌具有强大的张力，却又能将技法化为无形之妙用，以具象与意象的完美结合，使其诗歌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也许，我们在读王相华诗歌的时候，不是在读诗，而是读自己，或者在读一种品行，更多的是在洞察人生。这就是从诗集《山风吹过》中感受到的最大的精神力量，足以让我们在一首诗里驻足，在他蕴含的禅意风景里流连忘返。

王相华诗集《山风吹过》作品选：

茶城

暮色将近，车子进入站点
从人流分支处
有一条路是通向茶城的

像池塘般安静，劳顿泡在一杯水中

坐下来品茶，也品对面的人
水很甜，暖色空气，从陌生词韵里
拉近距离

偌大茶城，灯光下，白纸黑字是主角
我们都是台下赤脚的演员
十八般武艺，从刀口切割数字的人

她们喋喋不休。我想出去转转
从深冬，取出肋骨
温一壶热酒壮胆，写李白那样的诗

置换

指缝间漏掉的时光，堆成了小山
成为石头，废墟
或者是，生活与视线的障碍

母亲从来不舍得丢弃
塞满四合院所有空闲房子乃至角落
有时滔滔不绝
出现在她不经意的口中

直到生锈，腐烂，变成陈芝麻烂谷子
两代人的观念，各执一端
从固执的思想去打开另一个缺口
和置换事物的多面性

我开始理解，所谓旧时光景
是怀念与依赖，也是记忆发光的
部分

林荫小道

幽深树下，适合一个人反思

梳理琐碎的事物
安静时，我会触摸它们粗劣的
纹理

每一道，像风雨后的沧桑
阳光经常光顾
只是深秋，枝条向上呼唤流逝的
光阴

弯曲的部分，光斑落下来
落在头顶，身上
以及他斜挎肩膀十年的旧书包上

——这是记忆的所有家当
在纸上留守空白
望不到尽头，在视线里有时清晰也
模糊

另一截树桩

鸟群向南，绕过居住过的树林
枝条都光秃秃的
半截木桩上，只剩下一只
大鸟，北风呼啸，而眼睛里仍然有
余光
照开的风景，比天空
更加清晰，此地
伐木者和猎人已远去，清寂的旷野
孤独，是它对生命——
进入更深的思考，穿过落叶
和复杂时光历程
对于离群的鸟儿，裹紧自己羽毛
就是替枯木生长出的
抵御整个寒冬的另一截树桩

以上诗歌原载于《诗刊》



王相华简介：

王相华，笔名云吉，山东日照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进修于河北当代文学专修学院。有诗发表于《诗刊》《诗选刊》《星星》《扬子江》《诗歌月刊》《诗潮》《诗林》《绿风》《山东文学》《四川文学》《天津文学》《草堂》《草原》等刊物。获第九届中国长诗奖等多种奖项，著有诗集《山风吹过》等三部。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争做文明守法营口人